

杂文·政论·评论
小说·散文·随笔·报告文学



中华 今文观止

中 国 社 会 出 版 社



第六卷

小 说

1915—1949

杂文·政论·评论
小说·散文·随笔·报告文学



中华 今文观止

中 国 社 会 出 版 社

卷 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今文观止/赵祖祺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9. 11

ISBN 7-80146-299-8

I. 中… II. 赵… III. 汉语—语言读物—现代 IV. H19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1999) 第 87863 号

书 名: 中华今文观止 (第六卷 小说)

编 者: 赵祖祺

责任编辑: 向 飞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66051698 电传: 6605171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印张: 850×1168 1/32 总印张 112

字 数: 351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46-299-8/I·15

定 价: 200.00 元 (全套 1—8 卷) 本卷: 25.0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中华今文观止

总顾问 季羨林

主 编 赵祖模

副主编 陈旭光

前 言

一百年是漫长而艰难的，却也显得短暂而匆忙。

今天，当我们立足于21世纪，回眸远眺上个世纪那激昂而动荡的岁月时，我们不能不为之动容和感慨。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殖民主义者用坚船利炮轰开清王朝大门开始，内忧日深的中国又加上不断增长的外患，神州大地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难当头，民生维艰，有多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堆积在中国人的面前！为避免亡国灭种的厄运，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进行了悲壮而执著的努力。

那是一个充满变革和革命之情结的年代。梁启超在《释革》中说：“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其所谓变革云者，即英语 Revolution 之义也……夫淘汰也，变革也，岂唯政治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正是在这种求变求通的社会情势和主观动机的驱使下，书面语的革命作为整个社会、文化革命的一个有机分支经过长期的酝酿，逐步浮现在历史的海面上。

早在1888年，曾出使日美的黄遵宪就就在其大作《日本国志》中以西方的语言变迁为例，说明语言文字与知识状况的关系，用发展的眼光揭示了几千年来中国语言文字不断变化的事实，反对泥古倾向。此后梁启超、谭嗣同、袁廷梁等都对当时中国言文分离的状

况展开批评,从开启民智的角度鼓吹书面语的变革。终于在“五四”运动前夕形成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各以不同的姿态向文言文发难,大力提倡白话文。其态度之绝决、言辞之激烈、声势之浩大,是与“五四”运动那狂飚突起的民主与科学的倡导相表里的。从那时起,中国人为汉语书面语的现代化进行了顽强而卓有成效的努力。经20世纪30年代围绕汉语“大众化”的讨论及此后的实践,到20世纪80~90年代广泛的语言实验,汉语书面语始终沿着这一道路阔步前进。

今天,当我们熟视无睹地置身于一个现代白话文(今文)的世界中时,我们也许很难理解,当年何以钱玄同那样猛烈地攻击“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何以林琴南竟希望有一个“伟丈夫”出面,剿杀“荆生”之类的白话文提倡者,何以鲁迅称赞刘半农对于“她”和“他”字的创造是“五四”时期打的一次大仗,并劝青年人少读甚至不读古书……显然,对于一个终于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民族而言,白话文运动的意义是远远超越于文学之外的,它反对的不仅仅是文言本身,而且直捣以文言文为载体的整个封建礼教、等级秩序及思维方式。无疑,语言绝不仅仅指向自身。当白话文终于顺理成章地取代了文言文之后,语言中的那个世界也随之改观了。可以说,正是由于一个全新的语言体系的确立,人们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与这一全新的语言体系一同降临的,还有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种种人文主义、民主与科学的精神、理性主义等等。中国也以此为标志,步入现代。

因此,一部现代白话文的历史,是由多种因素的合力推动而成的。它的意义也必然应该超出狭窄的美文,甚至文学的范围去理解,去界定。今天,当我们回眸进行20世纪之巡礼时,我们的视角是多重的。精美典雅,如行云流水般的美文自然最能体现白话文运动的成果,而那些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起到过重要作用的、饱含思想的宣言、政论、杂文又岂能斥之于外?总之,我们主张视野宽阔

一些,选文严格一些,通过20世纪以来重要文本的呈现,以点带面,既凸现20世纪文化、文明的隐约进程,又让人得以享受优美绝伦的现代经典白话文。

为此,我们在浩如烟海的原始资料里漫步,在众多的选集、专集中徜徉。海内外现代白话文佳作,令我们目不暇接。我们既为20世纪现代白话文成果的丰盛而欢欣鼓舞,又深感取舍的困难。限于篇幅,长篇小说无法入选,学术专著无法收入,中篇小说和某些较长的文章不得不列为选目,即使这样,这个选本恐怕依然难免于挂一漏万之嫌。毕竟,那一百年是丰富驳杂而伟大的。

在体裁认定时,我们也遇到麻烦,文无定法,人们当然是不会根据教科书上的文体定义去写作的。于是,丰富驳杂的文本现实自然常常会使得种种“文体”的划分难免于捉襟见肘之困。在小说和散文之间,在政论、杂文、随笔之间,难于如刀切豆腐似的界限分明。某些文章的归类也曾让我们思之再三,而如今的安排则不无“权宜”的色彩。

我们恳请海内外专家、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编者

2003. 12.

目 录

1915—1949

小 说

鲁 迅

狂人日记(存目) 药(存目) 孔己己(存目)
阿Q正传(存目) 肥皂(存目) 孤独者(存目)
伤逝(3) 铸剑(存目) 理水(存目)

冰 心

斯人独憔悴(存目) 超人(存目) 寂寞(20)

郁达夫

沉沦(31) 莺萝行(存目) 春风沉醉的晚上(存目)
迟桂花(存目) 出奔(存目)

朱自清

别(62)

郑伯奇

最初之课(69)



落华生

缀网劳珠(存目)

许地山

春 桃(78)

潘 训

乡 心(存目)

许 杰

惨 雾(存目)

胡山源

睡(存目)

废 名

桃 园(96)

鲁 彦

柚 子(存目) 小小的心(104) 黄 金(存目)

许钦文

小独钟的厄运(存目) 神经病(119)

叶圣陶

潘先生在难中(133) 一包东西(存目)



庐 隐

或人的悲哀(150) 海滨故人(存目)

蘼先艾

水 葬(164)

凌叔华

绣 枕(170)

彭家煌

Dismeryer 先生(存目) 茶杯里的风波(174)

蒋光慈

鸭绿江上(存目)

台静农

红 灯(存目) 新 坟(存目) 拜 堂(177)

老 舍

微 神(183) 上 任(存目) 月牙儿(存目)

丁 玲

莎菲女士的日记(存目)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存目)
我在霞村的时候(194) 在医院中(存目)

沈从文

萧 萧(212) 边 城(存目)



柔 石

为奴隶的母亲(226)

穆时英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存目) 上海的抓餐舞(存目)

萧 军

烛 心(存目)

吴组缃

蓑竹山房(存目) 一千八百担(存目)

叶 紫

电网外(存目) 丰 收(存目)

施蛰存

梅雨之夕(存目)

萧 乾

雨 夕(存目)

蒋牧良

夜 工(247)

艾 芜

山峡中(260)

前 羽

乡村一妇人(276)



张天翼

包氏父子(存目) 华威先生(291)

舒 群

没有祖国的孩子(存目)

萧 红

手(存目)牛车上(存目)小城三月(298)生死场(存目)

芦 焚

果园城(存目) 期 待(存目)

钱钟书

猫(320)

赵树理

小二黑结婚(363) 李有才板话(存目)

张爱玲

倾城之恋(存目) 金锁记(377) 封 锁(存目)

吴浊流

先生妈(存目)

李古北

未婚夫妻(417)

孙 犁

荷花淀(430) 嗶 嗬(存目)



1915—1949

小说

伤 逝

——涓生的手记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深夜中独自躺在床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过，我并没有曾经从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

不但如此。在一年之前，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常常含有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在久待的焦躁中，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于是就看见带着笑窝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她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

然而现在呢，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子君却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

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在百无聊赖中，随

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了，但是毫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只是耳朵却分外地灵，仿佛听到大门外一切往来的履声，从中便有子君的，而且橐橐地逐渐临近，——但是，往往又逐渐渺茫，终于消失在别的步声的杂沓中了。我憎恶那不像子君鞋声的穿布底鞋的长班的儿子，我憎恶那太像子君鞋声的常常穿着新皮鞋的邻院的搽雪花膏的小东西！

莫非她翻了车么？莫非她被电车撞伤了么？……

我便要取了帽子去看她，然而她的胞叔就曾经当面骂过我。

蓦然，她的鞋声近来了，一步响于一步，迎出去时，却已经走过紫藤棚下，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她在他叔子的家里大约并未受气；我的心宁贴了，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载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我后来也想，倒不如换一张雪莱淹死在海里的纪念像或是伊孛生的罢；但也终于没有换，现在是连这一张也不知哪里去了。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这是我们交际了半年，又谈起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时，她默想了一会之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了出来的话。其时是我已经说尽了我的意见，我的身世，我的缺点，很少隐瞒；她也完全了解的了。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送她出门，照例是相离十多步远；照例是那鲇鱼须的老东西的

脸又紧贴在脏的窗玻璃上了，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那小东西的脸，加厚的雪花膏。她目不斜视地骄傲地走了，没有看见；我骄傲地回来。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比我还透彻，坚强得多。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于她能算什么东西呢？

我已经记不清那时怎样地将我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她。但现在，那时的事后便已模糊，夜间回想，早已剩了一些断片了；同居以后一两月，便连这些断片也化作无可追踪的梦影。我只记得那时以前的十几天，曾经很仔细地研究过表示的态度，排列过措辞的先后，以及倘或遭了拒绝以后的情形。可是临时似乎都无用，在慌张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恶，但在记忆上却偏只有这一点永远留遗，至今还如暗室的孤灯一般，照见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

不但我自己的，便是子君的言语举动，我那时就没有看得分明；仅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但也还仿佛记得她脸色变成青白，后来又渐渐转作绯红，——没有见过，也没有再见的绯红；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虽然力避我的视线，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然而我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没有知道她怎样说或是没有说。

她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我的举动，就如有一张我所看不见的影片挂在眼下，叙述得如生，很细微，自然连那使我不愿再想的浅薄的电影的一闪。夜阑人静，是相对温习的时候了，我常是被质问，被考验，并且被命复述当时的言语，然而常须由她补足，由她纠正，像一个丁等的学生。

这温习后来也渐渐稀疏起来。但我只要看见她两眼注视空中，出神似的凝想着，于是神色越加柔和，笑窝也深下去，便知道她又